

一部历经10年的  
犯罪小说

最安全的地方，  
永远藏着最危险的人

# 一个都不放过

[美] 查尔斯·格雷伯 著 白姗 译

CHARLES GRAEBER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 一个都不放过

[美] 查尔斯·格雷伯 著 白姍 译

## THE GOOD NURSE

1712.45

2123



CHARLES  
GRAEBER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中國·廣州

图字：19-2014-101 号

THE GOOD NURSE by Charles Graeber

Copyright © 2013 by Charles Graeber.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Susan Golomb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4 by Beijing Xiron Books Co.,Ltd.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个都不放过 / (美) 格雷伯著; 白姍译.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14. 8

书名原文: The good nurse

ISBN 978-7-5360-7213-8

I. ①一… II. ①格… ②白… III. ①推理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71380 号

出 版 人: 詹秀敏

责任编辑: 文 珍

技术编辑: 薛伟民 陈诗泳

---

书 名 一个都不放过

YI GE DOU BU FANG GUO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

(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镇七里渠南村530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11.75

字 数 243,000

版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0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2003年12月，43岁的新泽西护士查尔斯·库伦（CHARLES CULLEN）第一次站在法庭上，承认自己在过去的16年里，在9家不同的医护中心杀害了近40位病人。但据调查者估计，实际遇害的人数可能超过300人。库伦拥有新泽西和宾夕法尼亚两地的护士执照，而其工作过的医疗机构更是多得惊人。库伦在审讯中承认，他是故意杀死这些人的。库伦声称，自己杀死病人是为了让他们免受病痛的折磨——他经常在特护和烧伤病房服务，他指责医院对待病人像对待畜生一样，而他是在行善，替他们解决“痛苦”。

## 自序

这是一个真实故事，是经过 10 年的潜心调查，采访了包括查尔斯·库伦在内的很多涉案人员而写出的作品。查理是个骄傲而复杂的人，除了我们之间的对话以外，他从来没有公开发表过任何声明，也没有接受过任何媒体的采访。我们沟通的时间跨度长达几年之久，而最初的沟通是因为处于服刑状态下的他想要给外界捐赠一个肾。除此以外，他好像没有什么别的理由跟我进一步沟通其他的事。他的观点在本书中贯穿始终，但他并不是本书所陈述事实的最终决断者。本书包含很多来自其他各方面不同的匿名材料，所有人的隐私都有被曝光的危险，有些人还冒着事业或名誉受损的危险，而另一些人则将自己的自由也置之度外。为了保护这些人的隐私和生活，本书中所提到的人名和涉及个人的细节都经过了加工。通过对从警方办案的报告中收集来的各种实物、陈述、记录、窃听材料、监控录像、法庭文件以及呈堂证词和个

人采访的整理，我也尽全力确保还原了这个故事最真实的一面。为了保证整个案件的逻辑线索清晰，有些记录经过了轻微的编辑；而基于确凿的文件记录，有些对话也经过了一些有必要的修改。但正如所有谋杀案件背后隐藏的真相一样，真正知道发生了什么的

那些人都没法再给出答案了。

## 引子

他把车停在车场，熄了火，跟往常一样，匆忙从后门走了进去。穿过两扇门，24小时不灭的荧光灯在头顶嗡嗡作响，这是唯一一个查理能真正找到归属感的地方，是一种使命的召唤。当他踏上闪亮的油毡地板时，全身激动得战栗了一下，一股熟悉的味道随着呼吸钻入鼻腔，这就是家的味道了：汗水、纱布、聚维酮碘、收敛剂、抗菌剂、洗涤剂，以及在这一切浓烈味道后面深藏的那种绚丽得令人眩晕的气息，那是生命消逝时逐渐腐烂的味道。他从后楼的楼梯爬了上去，每步都迈两个台阶，有人要上路了……他很喜欢这个等待的过程，这种偶然停顿带来的濒临死亡的快感，这种黑暗时段带来的无比特殊的紧张刺激，它让一切都变得清晰，每一个细节都成为值得关注的焦点。戴手套时发出的每一声脆响，以及喝咖啡时的每次啜饮都好像潜藏着难以预兆的意义，充满了悲壮的色彩……







1987年<sup>①</sup>，6月。

圣巴拿巴医学中心是新泽西州唯一拥有专业烧伤科的医院，几乎所有的烧伤患者都被送到了这里。在这儿，你随处都可以见到那些拥有可怕外观的人，他们因为车祸、房子失火、工业泄漏等各种不同的原因被送到这里。有男有女，最常见的是小孩，全都被烧得残缺不全，没有头发，眼睑，身上的皮肤也焦熟，无法修复。查理的工作就是负责将这些伤患坏死的组织统统清理到一个金属托盘上——清洗，移除那些已经烧焦的部分，用抗菌肥皂给坏死的皮肤组织消毒。即使在病危护理领域，这个过程也可怕得令人难以想象，作为从护理学校毕业以后的首份工作，这简直跟下地狱差不多。

所有烧伤的背后都有个故事。一个穿着睡衣去够茶壶的母亲，因半截未熄灭的香烟头而面临截肢<sup>②</sup>；跌入篝火的醉汉；被压扁的

---

<sup>①</sup>在查理开始他的职业生涯以后，他看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头条消息：1987年4月6日，一个身患抑郁症试图自杀的前空军辍学学员因在俄亥俄州和肯塔基州做护士时谋杀病人而被捕，他叫唐纳德·哈维。他的同事因为他所照顾的患者相继死亡而给了他一个外号，叫“死亡天使”。哈维被法院判定需要对34起谋杀案负责。

<sup>②</sup>这种情况常见于老年人中，他们的衣角经常会不小心被明火点燃，所以也被称为“祖母式烧伤”。

车中漏气的煤气罐……伤是这些故事中最后的结局。身体对创伤的反应是可以预测的。三级烧伤大多都是致命的——皮肤的表层、真皮层、皮下组织、神经、动脉、静脉，甚至是肌肉都统统烧焦坏死了。相比之下，二级烧伤其实是更痛苦的，因为神经还活着。即使是在20世纪80年代，烧伤科病房中依旧会不停地传来阵阵尖叫，唯一可以给患者们带来一点点安慰的只有吗啡。

有些病人会康复，而另一些只能在病房里煎熬着等死。护士们往往很容易就分辨出这些伤患属于哪一类。在烧伤病房，命运是可以预测的，结果全写在皮肤上了，或早或晚，所有的护士都可以读懂其中的信息。每次在烧伤创面做处理，就像在烧焦的纸上画画一样：一个人的身形，光秃秃的，赤裸着全身，看不出年龄和性别，没有毛发。他们的脚尖指向一片看不见的地面，手臂以表达投降和恳求的姿势向上伸展开来。眼睛是睁开的，没有眼皮，饱满的嘴唇看不出一点儿表情。你可以精确地用数字将画稿上人物的每个烧伤部分标注出来，在大腿上圈出一块，再圈出半条腿，脑袋上再来一块。生殖器算1分，每个手掌大的地方就算1.25分。不过这有些复杂，还有更简单的方法。

这方法被称为数9法则。每个大面积的肢体，比如腿、后背和脑袋都被算成9，将受伤地方的数字加到一起，然后加上患者的年龄，得出的总和就是存活率了。按照这个法则来算，一个50岁的老头儿，如果烧伤面积占全身的一半，数值大于50了，那他的死亡率就是100%，就算现在没死，也快了。这种法则让无法避免的结果显得没有那么突兀，烧伤病房最需要的就是残存的渺茫希

望。每一个烧伤病房的护士都知道谈论生死是没有意义的，你用一下这公式，知道结果以后，就继续生活，试着把它忘了。这种垂死的状态就好像你在后视镜里总能看见的黑车一样，只要你看，它就一定在。所以，干吗还费劲去看呢？

除此以外，在烧伤病房所承受的痛苦是常人无法想象的，护士们除了给病人一直不停地注射吗啡以外，什么也做不了。当这些病人死去的时候，院方很难搞清楚到底他们的死是药物注射过量所致，还是无法痊愈每况愈下的创伤导致的，所有人唯一可以肯定的就是，这些病人再也无须承受那些无尽的痛苦了。

烧伤病人可能会以很令人惊讶的方式被送达这里。有的躺在担架上，有的自己走来；或是独自一人，或是成群结队；有些时候他们是清醒的，还说着话，担心自己的手表或是错过做头发的预约。这很令人吃惊，可事实就是这样，他们接踵而至。

这些伤者身上连接着很多仪器，管线蜿蜒地在股动脉和手腕间扭转着，塑料管强硬地插进嘴里协助呼吸，插到下面协助排泄。电解质、氯化钠、止痛药、抗焦虑药、流食，整个身体都被液体填充得满满的，肿胀得有原来两倍那么大。阴囊变得跟沙滩球一样；眼睛鼓得就剩下一条狭小的缝；嘴唇像气球一样，干裂的地方像是烤过头的香肠，爆裂开来。身体会继续膨胀，直到把皮肤拉伸到极限，整个身体摸起来像是坚硬的大理石一般。血管被各种体液挤压得逐渐闭合，脏器开始衰竭，身体的各个部分也逐渐被割下来。这是外科医生最简单的工作了。同胳膊和腿一样长的刀片在身体各个部位穿梭，从前面到后面，甚至那膨胀得跟动物乳房

一般的双手，到最后也难免被切下来。刀片深入到肌腱部位，5个分开的刀片沿着关节在皮下滑动，好像套入了一个很大的皮革手套。切口扩大了内部的可操作空间，好像裤子上的褶皱，随着那条缝错的线被挑开，一切都瞬间崩开，舒展了，好似峡谷壁一般的黄色脂肪将充盈血水的山谷紧紧围住。尽管气味是相当可怕的，但流血终归是件好事。如果它出血了，说明还有活性。当然了，出血也同样意味着更多的工作量。

带褶的皮肤松弛开来，好像上了油的皮革。护士们需要一段时间才能适应这种程度的工作，并轻而易举地处理它。感官上要面对的惊心动魄的场景太过细碎，一旦他们觉得这些画面多得无法忍受，他们就会选择离开。有些护士会立刻选择离开烧伤科的重症监护病房，调到其他工作岗位去，随便什么岗位，只要不再面对这么残忍的画面就好。

烧伤科的病患中近 1/3 都是孩子，有些时候他们身上的那些烧伤是因为做过的某些错事而接受的惩罚，比如尿床，或是忘记做家务等。护士们一眼就能看出哪些是虐待的痕迹。这些灼伤大多来自散热器或是烟头、打火机、热炉子。热水烫的伤口是红的，而电击灼伤以后是黑色的。每一种烧伤都会带来独一无二的疼痛。查理算是什么都见识过了。

有些疼痛在皮肤细微的淡红色组织中缓缓蔓延，以水泡或是白色伤疤的形态呈现在血管周围。护士们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将这些痛苦隐藏在纱布和绷带下面，掩盖于药物的面具之下。但查理很了解，这些疼痛隐藏在秘密的角落，正在默默爆发，不表达不

等于没有承受。在查理给很多孩子清理伤口的时候，他发现他们很少像大人那样尖叫，也没有在床上呜咽，而是在默默地忍受疼痛，将自己的秘密深藏在心底，以免因此再遭受更多惩罚。查理的母亲从没有用炉子或是热平底锅惩罚过他，但被人推来搡去的欺负是无法避免的。他姐姐的男朋友是个开着雪佛兰科迈罗、戴着戒指、穿牛仔的大家伙，他曾经感受过成年人的力量，也从来没有忘记作为一个孩子被迫躲在阴影中的感受。跟姐姐同居的这个男人在他面前把姐姐打流产了，后来姐姐离家出走，这个男人却一直不肯离开，他让查理感受到了难以摆脱的痛苦。

查理也知晓在军队的痛苦，同样也知道什么是惩罚。有一次喝醉了，他在海滩上醒来，发现自己赤裸的双脚被晒得红红的，肿胀得像是踢了很久球。在被随意扣上“破坏海军财产”的罪名之后，他们强迫他吞下阿司匹林，穿上夹脚的训练鞋。在他工作的时候，他时刻提醒自己，是的，他所知道的那些痛苦远远超过了任何人所能理解的程度。所以查理能了解这些病房里的孩子实际上承受着多大的痛苦，但是没有人能帮助他们，为他们做些什么。在那个时候，护士禁止给孩子开任何比泰诺药效更强的止痛药，可对于这些孩子来说，这是远远不够的。很多护士都想给他们更多帮助，而且确实有些人这么做了。

送到这里来的孩子越来越多，他们所受到的伤害时刻提醒着查理自己曾经受过的伤害。他将他们抱起来，将这些尖叫着缩成一小团的小家伙抱起来。他知道，一会儿外科医生就会像剥烤土豆一样将这些小人儿的伤口划开，用Y字形刀口来防止伤口继续膨

胀。这不过是很多手术中最开始的一个步骤。随后，那些被烧化的皮肤会慢慢愈合，变成可怕的伤疤，像藤蔓一样缠绕在他们身上。紧接着医生便会一次又一次地将这些刚刚长好的伤口重新割开，谨防他们的脖子蜷缩在躯干中，同时用这个方式来保持手臂的灵活性。没有这些手术，孩子们被炙烤过的躯干会停止生长，新长出的那些伤疤不能保证他们适应体内其他部分的生长，他们也不能灵活地继续运动。查理知道这些孩子可能会活下去，会慢慢长大，但他们的身体再也不会长大了。如果没有护士的帮助，他们将永远被困在童年时期这个无法挣脱的茧中呻吟。手术刀和压力服成了他们仅存的希望。压力服让他们好似被紧紧地束缚在痛苦的怀抱中，衣服狠狠地压在那些伤疤上，逐渐让它们变得越来越薄，这是硬化的组织在压力的影响下慢慢扩张开来的结果。也许，在足够的努力下，长时间地承受痛苦和压力之后，那些疤痕会随着里面其他组织的生长被慢慢撑开，变得足够薄。也许有一天，孩子们的身体会重新开始长大，可以活动；甚至有一天，他们会忘了自己所承受过的痛苦。查理认为，以此来表达人生再合适不过了：整个世界都将压力推向你的生活，就好像你穿着压力服所承受的那些痛苦一样，你不得不用尽全力，将这些施加在自己身上的压力用力地推向这个该死的世界。

查理喜欢自己在圣巴拿巴的工作，也知道自己是他们很需要的得力帮手。他喜欢照顾那些体弱多病的人，为他们洗澡、喂食、穿衣服，成为他们的依靠。他也很热爱夜班那种一对一照顾病人的安排，甚至觉得连医院的名字都非常招人喜欢。成长在天主教

家庭中的查理对圣人巴拿巴毫不陌生，每年6月11日，当地教堂都会为圣人巴拿巴举办庆祝活动，所以他跟这位圣人之间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因为如此，查理·库伦便在那一天开始了自己在圣巴拿巴医学中心的工作。但在查理准备和阿德里安娜结婚的时候，他彻底放弃了陪伴他成长的宗教，改皈依犹太教，因为查理觉得自己的生活观念跟圣人所持有的生活观念完全相反。查理在童年的时候就牢记了这样一个道理：只有那些在离世之时还遭人憎恨之辈，才会被很好地铭记、永久地铭记。

## 二

2003年，10月3日。

查理认为自己是个幸运的人。不管是命运的安排还是误打误撞，反正是这份事业找到了他。在这个岗位工作了16年之后，查尔斯·库伦已经是个经验丰富的多面手了。在通过GED（普通教育水平）考试成为注册护士之后，他攻读并获得了护理学的学士学位。他在高级心血管生命支持、主动脉内球囊反搏泵的临床使用和重症监护病房所获得的证书，让他可以轻松地在宾夕法尼亚任何一家医院找到时薪不低于27.5美元的好差事。工作总是有的。即使在纽瓦克和艾伦敦这种发展过度的地区，医疗中心仍是持续增长的盈利产业，每一家都在不断推出新的服务和专科门诊，它们都通过激烈的竞争迫切地想尽办法吸引那些有经验的注册护士。



在 16 年的时间里，查尔斯·库伦接到过几十次投诉，成为反面典型，经历过 4 次警察的审讯、2 次测谎实验，企图自杀 20 次，还被关进过警察局 1 次。但所有的这些都没能玷污他的专业记录。他曾经在 9 家不同的医院、疗养院工作过，并被其中的大多数地方“遣送”“停职”“请辞”。但无论是他在宾夕法尼亚还是新泽西的护理证却依然保持着良好的记录，没受到一点儿不良影响。更夸张的是，每当他填写了一份新的职位申请表时，所有人看到的都是一个完美的库伦护士——一位雇佣者的最佳人选。他出勤率完美，形象光鲜，在重症监护、重症护理、心脏监护、呼吸机使用及烧伤处理方面都有着丰富的经验。他为那些病人准备药品，总是在机器发出可怕的警报时成为第一个到达现场的救世主，甚至在用塑料布包裹那些尸体的时候都表现出了折纸艺术般的惊人天赋。他没有时间冲突的问题，似乎从来不去电影院，不关注体育比赛，而且很愿意甚至是渴望在夜晚、周末、假期的时候去上班。他无须为妻子负责，也没有看管两个孩子的义务，大部分的休闲时光只是在凯瑟琳的沙发上按按遥控器，视线在各个频道间短暂停留。紧急救护电话或是突然转院的病人都会让他在插播的广告还没结束前就穿戴整齐，开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跟他一起工作的护士们都觉得这家伙是调度神送给他们的礼物，一个好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员工。

他在萨默赛特郡医学中心的新工作，单程就需要 45 分钟的时间，但他好像并不在乎要开多久的车。事实上，他似乎很需要这个驾驶过程。查理认为自己是个很善言谈的人，也总是将自己跟